

# 河洛大地 好丰景

时代心曲

## “柿柿如意”入画来

□郭德诚

闲暇,我爱在画板上胡涂乱抹,尤其爱画柿子。它状如灯笼,憨态可掬,如火燃烧,又与“事”谐音,寓意事事如意,是入画的好题材。老王邀我,随他回老家去画柿子。他家在洛宁,一个叫柿子坡的小村,几年前,我去过一次。

那儿的风景,就是一幅天然的画。再踏上这片土地,感觉前几年的那幅画,只是一幅草稿:一条土路,两旁是土墙灰瓦的农家小院,柴火堆、枯叶败草,随处可见;路旁,污水漫流,洗衣服的水,泼得路上阴一块儿阳一块儿。如今,土路变成了水泥路,两边的农家小楼,高高低低,匾额上放着金光。那路,在秋阳下泛着白光,曲曲弯弯,绕过村舍,穿过绿海,伸向山顶,一路干干净净。从上往下望,绿树如云,村舍点点,飞鸟掠空,牛羊成片。路如白练,弯出一路的大小S,将块块翠绿、村舍拥入怀抱。

老王家原来是藏在柿林里的,如今,颇有深山藏古寺的韵味,在树梢,露出小楼一角。进来小院,只见二楼的走廊上,有画画的,有拍照的,有闲聊的,正等着吃饭。厨房里,热气腾腾,正忙活。老王说,路修了,排污规划了,咱这儿风景好,柿子出名,来玩的人也多了,一楼家人住,二楼是客房。

他这小院,几年前,是一排平房,矮屋小窗,鸡走狗晃,墙上、地下,到处是农具,脏水在墙根、树坑随处泼,黄土地上,湿一块儿干一块儿。当时,他家这幅农家风俗画,高光区在四周,围墙外,绿树碧染,红柿如灯。如今,这幅画,里面人物多了,色彩也艳丽明快了,四周倒成了陪衬。

我喜欢画柿子,不单是传统上事事如意,还有它的造型和色彩:柿子,胖胖乎乎,撇着一个红脸蛋;叶子,肥肥实实,墨绿如染;一红一绿,形成鲜明对比色。微风吹来,红脸蛋躲在绿叶下,时露时现,如同捉迷藏,不仅动感十足,还有一副顽皮相,让人忍俊不禁。

来到坡上,满眼翠绿,红星点点,一片片,连在一起,如晚霞横抹,涂在蓝天下。山脚下,蓝顶的一排厂房是深加工车间,红瓦的小院儿是农家乐,那条如练的村路,在绿海中绕来绕去,泛着白光。“村暗桑枝合,林红柿子繁。”村暗只因柿子红。这小灯笼,照亮了山坡,照亮了沟壑,也照亮了坡下农人的生活。听老王说,现在网络销售,订单不断。再看那绿云般的树下,有摘柿子的,有画画的,有摄像的,有摆造型的……我,也打开了画夹。

和老王回来时,夕阳衔山,大地涂金,绿树如墨,红柿似灯,整个山岭,横亘在广袤的天际下,如一幅山水横轴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一幅天然的写意画,那点点红星,就是那点睛之笔——“柿柿如意”。

民俗民情

## 晒秋

□邱素敏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当秋风掠过草木,把满目碧绿摇成片片萎黄,晒秋,就成了一场有滋有味的盛宴。

晒秋,晒的是五谷,五谷在乡亲眼里分量极重。每种粮食,昂贵的豆子也好,不值钱的红薯也罢,在农家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它们凝结着汗水和希望,颗粒归仓之前都享受贵宾级待遇。

整年爬上墙睡觉的大簸箕,到了晒秋季节,都要接受严格体检。这庞然大物用竹篾编成,别看着像乌龟壳圆笨笨的,可和人耍心眼从不商量,不是边缘毛刺伤人,就是底部漏粮搞浪费。

母亲找来布条,给大簸箕缝缝补补。从农田凯旋的稻谷,最先躺进去接受日晒风抚。紧接着,花生、红薯干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紧跟在大簸箕后面忙碌的,是它的兄弟小簸箕。小簸箕干些大簸箕不屑干或干不了的活儿,比如晒芝麻。白胖胖的芝麻薄薄摊一层,晒几天,翻个身。等晒到半干,母亲端起来,左一下、右一下轻轻颠晃,把杂物摇出来。这是种神奇的操作,我曾趁母亲不在,偷偷学她的样子,晃了半天,杂物没摇出来,粮食却晃洒了不少。

和娇小的农作物躺着晒不同,大块头的玉米要站着晒。它们三五五个一组,被编成大部队,围着一棵树或一根铁丝攀缘而上,长六七米。

玉米好吃难侍候,有人欢喜有人愁。每年晒秋那段时间,我们在院里忙得晕头涨脑,常听到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不用问就知道,肯定是隔壁二叔家的玉米倒架了。急脾气的二叔,领着一群毛手毛脚的堂哥,总是把玉米架搭不结实。每每这时,父亲就一脸得意偷眼去看母亲——母亲老说他干活像下神,慢是慢,可人家从来没出过差错呀。

秋天的阳光脾气好,家家户户不仅晒五谷、晒被褥,还要晒孩子们看不明白的各种东西。红薯叶在下霜前,萝卜长到一定阶段,母亲都会挑精神点的叶子背回家,晒干扔锅里充菜;沟沟坎坎的果子,熟的、不熟的,也被父亲捡回来晒干后藏起来,等有客时才肯拿出来熬粥。

不苟言笑的父母,在晒秋那段时间脸色黑得像煤球,却呈现前所未有的亢奋。晒秋,其实也是晒内心的丰盛喜悦和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。

人间最美是清秋,最美秋色是丰收。秋分至,丰收时,河洛大地五谷丰登,瓜果飘香,广袤田野铺展着丰收的图景。今天,本版通过描绘农民丰收的喜悦,致敬耕耘,礼赞收获,为丰收喝彩,助乡村振兴。

——编者

岁月如歌

## 秋来红枣压枝繁

□高文松

故乡的小院里,站着三棵枣树。那是我童年的乐园,也是我寄托乡情的密码。

枣树是北方最地道的乡土树种,颇像北方的汉子——坚韧、包容、低调。它们不择土壤,山崖沟畔、房前屋后都可生长,并且生命力极强,即使最干旱的年份,也能如常结果。和其他树木站在一起,枣树总是不合群地慢半拍。时令跨过惊蛰、春分,进入清明、谷雨,春色满园关不住。其他树木新枝繁茂,桃花红,梨花白,争先恐后地盛装登场,而枣树光秃秃的枝丫相互交叉,丝毫没有发芽抽枝的意思,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,就像我年迈的爷爷,坐在墙角的椅子上,在春阳里悠闲地晒着暖儿,打着盹儿。

蛰伏了一冬的枣树,一旦醒来,就带着厚积薄发的势头,蓬勃出一片新绿,葳蕤葳蕤,椭圆形的叶子,在阳光的照耀下,明眸皓齿。当满院氤氲着淡淡的清香时,你才发现,叶柄上已长出米粒大小的细碎的黄花。

一阵微风,六瓣型的枣花仿佛金屑落在我的身上,落在我的碗里,落得满地都是。风召唤着它们,在凹处、墙角集合,它们窃窃私语,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母亲们,分享着孕育的艰辛和快乐。

枣花落尽,在落花处便会长出密密麻麻的青枣儿来。枣儿在成长的过程中,还要经历风,经历雨,那些经不住风雨的青果便簌簌落下。

我站在树下,看着满地的落果,不禁心生怜惜。

母亲说,这是自然疏果。你看,树上还多着呢。我便问母亲,枣儿什么时候才成熟?母亲说,七月十五枣红圈,八月十五落枣杆。意思是那绿叶间油光闪亮的枣儿到农历七月半开始成熟,到了八月,一树红玛瑙,掩映绿叶中。熟透的红枣儿挂满枝头,看着喜庆,人见人爱。

豫西农村,红枣儿是婚俗中不可缺少的吉祥物,新人的被褥里,婚床上,衣柜里都要放上数枚红枣儿,寓意“早生贵子”。即使已经出嫁的闺女,每年八月十五,母亲也要用大红的枣儿精心蒸上枣馍、枣糕,包好,用钩担挑着,给女儿送去,祝福女儿多子多福。

更加奇妙的是,红枣儿还有引药归经的功效,俗称“药引子”。母亲将晒干的红枣儿一分为二,一半自家食用,一半装在一个小布袋里,挂于我们够不着的地方,为需要用红枣儿做药引子的乡亲们预备着。每每有人来,母亲就搬个凳子,颤巍巍地登上去,把小布袋小心地取下来,解开抓一把红枣儿送给人家。也有难为情的,要付给母亲毛儿八角,母亲总是生气地说,见外了啊,啥有身体重要?

“秋来红枣压枝繁,堆向君家白玉盘。”在条件简陋的年月,每逢中秋佳节,母亲就用大碗装满红枣儿,放在院中的小桌上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边吃边赏月,静谧的农家小院里充满着温馨。母亲是调剂生活的能手,秋冬季节,面汤里煮几枚红枣儿,或者馒头里裹几枚红枣儿,都能把岁月点亮,让苦涩的日子变得甜甜蜜蜜。

离开家乡快三十年,父母也离我们而去。家乡的枣树,却深深地扎根在记忆深处。就像歌曲《红枣树》所描绘的那样:家乡那棵红枣树,伴着我曾经住过的老屋,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,记着我曾走过的路……

故园漫忆

## 红蜀黍

□王玉红

红蜀黍熟了,我也长大了。

我把红蜀黍秆最圆润、最光滑、最细的部分,截成二十根长短相同的小段,再用细绳穿起来,我就掂着它去上一年级了。有了它,我学数数,学十以上加法的时候,就不用数脚指头了。

我和姐姐们还会用红蜀黍秆做眼镜。还有一种玩的东西,我忘记了它的名字,将一把一拃长的红蜀黍秆轻轻撒下去,看谁挑出一根能不触碰另一根,谁挑得多谁就是赢家。

哥哥们则拿红蜀黍秆编蝈蝈笼,有的是圆的,握在手心里;有的是四方方的,手里提着。二哥还会编像小房子的蝈蝈笼,整整齐齐,很好看。

我把粗细相同的红蜀黍秆缝在一起做成方的或圆的面帘,我们叫筛子,放刚出锅的馒头、热腾腾的葱花油馍、刚包好的饺子都是再合适不过的。带果穗的红蜀黍秆,在木锨上刮去果实,剩下的我妈妈叫它红蜀黍茅,它可以做成刷子。短刷子用来扫案板、刷碗,长刷子用来扫床。父亲则用红蜀黍秆勒成笤帚。

刮下来的果实,撒几把在地上,一群鸡子喜喜欢欢地跑过来,一会儿工夫就吃完了。到了第二天,准能收几个鸡蛋。

这样想来,过去的那些日子,谁家能离开红蜀黍呢?

大块儿的地,是不舍得种红蜀黍的。它通常被种在地边,一行,两行,绝不会多。再不就是种在开垦的小片荒地上。种上就不用管了,不用上肥,懒了也不用锄,没有草能

长过它的。到了秋天,它就随风摇曳了,长长的果穗低垂着。

说来惭愧,用红蜀黍做的这些东西,除了数数用的和眼镜我学会了,其他的,我一样都不会。

最近这几年,我经常晚上去陪我妈。我们一起睡在暖房里。白天干了一天活儿,我妈还经常在晚上做手工。我说,您不会歇歇?我妈说,歇着难受!

冬天,挂在墙上的红蜀黍茅彻底晒干了。我妈开始做刷子、筛子,做了一个又一个。一个晚上,她说,来,我教你做个扫床的刷子。

我能学会吗?我总觉得它做起来很复杂。我妈说,你年轻,眼好,肯定能。

多年不做针线活儿的,又戴上顶针,拿起长针,认上粗线,在妈的指导下,开始做起了扫床的刷子。

刷子做起来不难,但也不是很容易。一把刷子做下来,腰酸背痛,手指头也被扎了好几下。但总算做好了。

我做的刷子,有一米长。我妈说,长点好,扫床时省得弯腰。

拿着刷子,心里有点欣喜。我对妈说,妈,您闺女四十多了,又学会了个武艺啊。妈也很高兴。

如今走在集市上,仍然能看到一些老人在卖用红蜀黍做的刷子、面帘。看着它们,我总想起我妈教我做刷子的晚上,月亮很明,小院很静,小小的暖房里,两个低头干活的身影……

时令走笔

## 玉米金黄

□洛红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一场又一场雨下来,蜀黍棵青黑粗壮,蜀黍棒胀得要撑破衣裳,顶上的缨子由嫩黄渐变成红褐。青绿长身,白衣红缨,籽粒金黄。唧唧虫虫唱响了热烈欢快的丰收之歌。

乡下长大的我喜欢叫蜀黍,而不是叫玉米。这是祖辈沿袭下来的叫法,是一种渗入骨髓的习惯。掰蜀黍、剥蜀黍、挂蜀黍、晒蜀黍、烤蜀黍、煮蜀黍,挂在嘴边的蜀黍,把我们喂养大。

秋假时分,天微微明,村庄通向田间的土路上就沸腾起来,男女老幼,成群结队,拉架子车、拿镰刀、扛碾头、背篓子、提筛子、挎竹篮、挑担子……踏着纵横交错车辙印的小路,赶往自家的田地。

掰玉米是个辛苦活儿,好在我家人口多。每人把两垄,“咔嚓、咔嚓”,左掰一下,右掰一下,隔又把远扔成一堆,看似轻省,但掰不住多,不停重复会让手腕酸痛。好不容易挨到地头,还要装运玉米。我张麻袋,姐往里装,哥哥一趟一趟往地头扛。虽已秋天,比人还高的青纱帐里密不透风,燥热难耐,玉米叶刺到胳膊上,刺挠得很,汗水一浸,火辣辣地疼。但苦中有乐,田里热闹,虫声不断,有蟋蟀叫,有蛐蛐叫,也不怕人。随

手抓两只,用草引逗它们斗架,有趣得很。间或找到一根“哑巴秆”,即不结穗的玉米秆,扒掉叶,咬去硬皮,像嚼甘蔗一样大口咀嚼,吞咽甜甜的汁水,在焦渴疲累时,是很过瘾的事。

沾着新鲜气息的玉米棒收到家,庭院里推出了一座“小山”。在夜晚明晃晃的月光下,一家人围着“小山”坐一圈,手不闲闲地剥玉米。刚开始大家还讲个笑话,打个嘴仗,兴致盎然地闲聊,渐渐地就只剩下撕玉米衣的“嘶啦”声和收音机里说评书的沙哑声,不觉间已夜深。

玉米剥完,送到房顶上晾晒,几天就能吃上新黄面。留辫子的玉米,成双结对地绑起,挂在树杈间、墙头上、屋檐下。朝阳墙面屋檐下那排木椽,一个个迎来了自己的新娘,结实的椽子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的玉米辫。本是长在田园里的玉米,飞到了树上、墙上,装点着庄稼人的庭院,使简陋的小院变得金碧辉煌。

如今,那个挂满秋实的小院早已贴满了瓷砖的楼房取代,玉米曾经的辉煌成了最柔软的记忆,安放于心灵深处。透过时光的罅隙,恍若看到金黄的玉米从枝叶间探出头来,似乎在回望它走来的田园。